

世界禁书文库

土地

(下)

TU D I

[法] 艾米尔·左拉



EMILE ZOLA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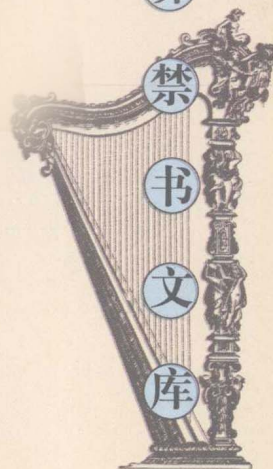
界

禁

书

文

库



土地

(下)

JUDI

原著 [法] 艾米尔·左拉
翻译 袁钊

九州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土 地

(下)

原 著 [法]艾米尔·左拉
翻 译 袁 一

第 四 卷

—

从五月起，波特利田庄所养的绵羊剪过毛并卖去其中一部分之后，牧羊夫苏拉斯领着它们出去放牧。总共是四百只左右畜生，他全全负责。牧猪童小奥古斯特及两只可怕的狗皇帝和屠杀看守着。直到八月，羊群在休耕的、种三叶莲和苜蓿的田亩或大路边缘的荒地吃草。收获后的三个星期，天边还照下九月最后的酷烈太阳，他把它们围在地里。

这是丑恶的时期。收获物被割空，看去非常荒凉的贝斯，没有一簇绿丛，只展布它的赤裸裸田亩。夏季干旱，干裂了全部土地；任何植物的生长都已消

失，只留下枯草的遗迹，麦田里坚挺株脚的竖起，一望无垠的方形，扩大忧郁和荒凉平原的空灵，好像整个大地着火似的。淡黄的回光，模糊的明亮，暴风雨天色的青灰反射，似乎还遗留在地面上。被烤炙的泥土，割过的麦株残茎，起伏不平，整个地上都是车辙，一切都显出是黄的，而且黄得很凄惨。若刮起很小的微风，立刻飞扬起大灰尘，以它们的细灰覆盖斜坎和篱笆。天色晴朗，只是这荒凉之上的又一悲伤。

那一天恰刮起大风，热而猛烈的气息，云彩飞快地跑着；太阳从云间脱出时，射下的光线，像火烧的一样，烤炙着皮肤。从早晨起，苏拉斯，即为他自己和他的畜生们，等着人们从田庄里载来的水；因为他所在的荒麦田在罗涅北面，远离一切水塘。在围场里，在栅栏中间，躺着的绵羊们发出短促而困难的呼吸；偃卧在外面的两只狗，也挂出舌头喘息。牧羊夫，为了稍稍有点遮荫，坐在他每次移动羊圈时推着行走的两轮小木屋附近，这是给他作为床铺衣橱和食橱的一个狭小房舍。但是到了正午，正值夏季，他再站起来向远处注视，要想知道他派去看看木桶为什么还不送来的奥古斯特是否已从田庄回来。

最后小牧猪童已再出现，嘴里喊着：

“快来了，今天缺少马。”

“蠢家伙，你没有带来给我们喝的一瓶水吗？”

“啊！没有，我没有想到这个……我，我已喝过了。”

苏拉斯捏紧拳头，想打他一记耳光，小孩要躲开，他咒骂，尽管口渴梗塞他的喉头，他仍然决定不喝水去吃东西。奥古斯特很不放心，听从他的命令，从车子里抽出八天以前的面包，老的核桃和干的乳酪。两个开始吃午饭，两只狗走来坐在他们面前窥伺着，每隔一会儿，它们的嘴攫到一块面包皮，这那么硬，吃着面包发出响动。虽然他已七十岁，牧羊夫的牙齿还像孩子的一样嚼得很快。他常立正站着，这样可以减轻劳累，像荆棘棒似的结实，面孔划下更多皱纹，在他天光的土色蓬乱头发下，看来不啻是树的赤皮。他打了放猪的孩子，后者不再担心，正拿割下的面包和乳酪藏到车子里的时候，他把他打倒在车子上。“喏，完蛋的混账家伙，等着水到来，你给我喝掉这个！”

直到两点钟，什么都没有出现。天热得喘不过气来，在突然统御着的极大静寂里，变得很难忍受。随后，尘土飞扬，这是吹盲眼睛、窒塞气息、格外加重口渴苦刑的一种尘物。

牧羊夫强忍着，没有一声呻吟，终于发出满意的咕噜叹息：

“他妈的，这并不太早哪！”

真的，两辆车子，刚像拳头那么大，出现在远方。一辆车上拉着水桶一辆车上拉着小麦。这后一车子停止在大路上，德龙跟着另一辆，穿过荒麦田，一直走到羊圈，所用的托词是给约翰帮一手，其实他想借此闲荡并闲聊一会儿。

“那末，这真要我们大家都渴死啦！”牧羊夫喊道。

口渴的羊群涌到栅栏旁边，伸出头，作悲哀的鸣叫。

“忍耐一下！”约翰回答，“大家别急，水足够你们喝了。”

立刻人们安顿好水槽，然后接上木板沟，给它盛满水，板沟下面既然有一漏孔，留在那里的两只狗，即尽量舐饮；不再等待的牧羊夫和牧猪童则向木板沟里贪馋地喝下。整个羊群排列着，只能听见喝水的声音。不论畜生和人，全体都因水的迸射和溅湿，觉得幸福。

“此刻”，再感到快活的苏拉斯说，“亲爱的帮我把羊群向前圈一下。”

约翰和德龙表示同意。在大的荒麦田里，羊圈不时旅行，几乎只在同一位置上逗留两三天，这恰让绵羊们有吃完杂草的时间；这样还有一定好处，可使这的土地变得肥沃。当牧羊夫，得他的两只狗帮助，看守着羊群时，两个男子和小牧猪童拔去木椿，把栅栏搬到五十步以外；他们重新给它们插入一个广大的正方形上，畜生们没有等它完全关闭之前，自己走进去。

苏拉斯像年轻人一样推起车子，把它推到羊圈附近。随后谈到约翰，他问道：

“那末，他怎么了？简直可以说，他载着好上帝去埋葬呢！”

看约翰忧郁地摇头，因为这年轻人以为自己已永远失掉佛兰佐史以来，总这样愁眉不展，显得似乎有无限的心事在烦扰，他加上说：

“嗯！这里头一定有什么雌的问题在作祟……啊！可恨的淫妇们真该杀了她们！”

德龙带着他的巨人肢体和漂亮男子的天真态度，立刻笑起来。

“这种说法适合于一个人很累的时候。”

“我没有力量再干，我没有力量再干，”表示轻蔑

的牧羊夫重复说，“难道我曾和你试过吗？……你要知道，我的儿子，其中有一个倘若和她来往，你顶好是没有力量再干，因为这一定会变得很丑恶！”

这提及他和捷卡琳关系的影射，长工的脸很红。一天早晨，苏拉斯曾蓦然撞见他们一起在仓房深处许多荞麦袋后面抱着胡闹。他非常憎恨这旧日洗碗碟，今天却变坏了。因这萦绕在他脑里的憎恨，他终于决定要他的主人睁开眼睛。可是从第一句起，后者即露出那么可怕的态度注视他，他重新吞下他的话语，只盼望小高业逼他再说，要使人驱逐他的日子，他才开始揭露。他们整天在一起干架，他恐怕被人像对待一只残废的老畜生那样被逐到外面，她等着自己变强，可以向庇护牧羊夫的胡得根要求他滚蛋。在整个贝斯区域里，没有一个牧羊夫，比他更知道放牧他的羊群，既没有伤亡，又没有损失，把整片的田地都收拾干净，不让一根杂草留下。

老头子被这要说话的欲望，有时会非常孤独，继续说道：

“啊！如果我那混账的老婆，没有在死去之前，吃掉我陆续赚得的全部家当，为了不看见那么多的齷齪勾当，我早就离开了！……这小高业姑娘，看，确实



是一个烂婊子，她的屁股确实比她的两手做过更多工作！她的地位，这当然不是靠她的功绩得到！她之所以这样都是卖身所得，这还有什么说的！人们一想到主人让她睡在他的亡妻床上，她终于要他单独和她吃饭，仿佛她是他的真正老婆，我们的肚皮都会气破！应该等着，一定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大家，连她自己也在内，都驱逐出去！……啊！一个真正的烂婊子！一个和最后一只猪猡胡缠的齷齪娼妇！”

德龙听到每一句话，握紧了拳头。他隐隐生起这巨人力量使之成为可怕的愤怒。

“看，这已够了，嗯？”他喊道。“如果你还是一个年轻人的话，我早就揍你一顿……她的小指头都比你的整个老枯骨，来得规矩些！”

但是苏拉斯摆出嘲弄的态度，在他的恐吓下，只耸一耸肩膀。从来不笑的他，突然发出沙嘎笑声，仿佛是不再用的滑车发出锈滞的轧轧声响。

“傻瓜啊！多么可怜的一只大金丝雀！你非常笨，正和她的狡猾一样！啊！她的贞节，她可以在玻璃下面显给你看！……我既然对你说，整个区域的男人都曾经过她的肚上，这并不是假话！我，我散步，即使不当心，只要注视一下，我就会看见这些鼻孔被人撞

塞的女郎们！但是，她，她被人干了多少次！不！这确实太脏！……喏！她刚十四岁的时候，就在马厩里和马提亚老爹，今天已故世的一个驼背睡觉；后来，她在干活的一天，又和一个男孩子，今天已去当兵的小牧猪童威廉，靠近粉团，干那玩意儿；在一切角落里，不论在麦秆上、袋子上、地上，总之，在一切角落里，她和田庄雇用过的一切长工发生过关系。……此外，不需要向那么远去寻找，如果你和他交谈，这是就有一个，我曾瞥见他一天早晨正在干草仓里给她塞得紧紧的！”

他发出一阵新的笑声，他投向约翰的斜视目光，使他很不安。自从他们谈到捷卡琳之后，约翰只曲圆背部，一声不响。

“现在请什么人去动她一下试试看吧！”德龙像一只狗突然被人夺去口里的骨头似的怒吼道。“我将让他尝尝那滋味！”

苏拉斯对他审视了一会儿，诧异这粗鲁的家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嫉妒心。随后，重新进入他长久沉默的蠢态里，他只以他的简短声音作结论：

“这只是你的事情，我的孩子。”

当德龙再向载到风磨里的车子走去时，约翰还和

牧羊夫逗留几分钟，用木槌帮他敲打有些没有插深的木椿；老头子看他那么沉默，那么忧郁，终于又一次问道：

“不会是小高业姑娘要你这样愁闷吧？”

年轻人有力的摇头，回答一个“不”字。

“那么，是为另一个吧？……那么这另一个我从来没有看到你们在一起，她究竟是谁呢？”

约翰看着苏拉斯老爹，心里思忖：老人们在这些事物上有时是很有经验的。他也想找个人述说一下，于是向他叙述整个经过，他怎样占有佛兰佐史，和仆多千仗之后，他又为什么很沮丧，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再占有她。甚至有一段时间，他害怕后者因胳膊被打断会把他告上法庭，这伤损虽然已被疗好一半，现在还不让他做任何工作。可是仆多并没有控告，可以肯定的，他一定认为让法庭来干涉他自己的事情，将永远是无益的。

“那么你曾操过佛兰佐史吗？”牧羊夫问道。

“是的，但只有一次！”

他严肃地留下，仔细思考，终于表示他的意见。

“应该去找副安老爹，把这个对他说明白，也许她会让她嫁给你。”

约翰非常震惊，因为他一向没有想到这如此简单的手续。羊圈已整修好，他动身离开，决定当天傍晚他就去看老头子。当他跟在他的空车后面走远时，苏拉斯恢复他的不变的看守，以灰色的瘦长影子，截断旷野的平衡线。两只狗中间的小牧猪童，则躲到摇动小木屋的阴影底下。突然大风停止了，暴雨的密云已飘向东面；天气很热，太阳在湛蓝的天边照耀着。

傍晚，约翰早一小时放工，没有吃晚饭之前，就到黛勒梅夫妇家里去，拜访副安老爹。走下冈陵时，他瞥见凡娜和她的丈夫在他们的葡萄田里割掉叶子，使里面的一簇一簇葡萄暴露出来。上个月梢，大雨曾淋湿它们，葡萄还没有完全成熟，必须利用这最后几天的好太阳。老头子不在那边，年轻人放缓脚步，希望单独和他聊一会儿，这是他最喜欢的。黛勒梅夫妇的房子坐落在罗涅另一边，过了桥的部分；这是一个小田庄，最近还加上仓房和敞棚，三排不整齐的建筑物，关住一个相当广大的，每天早晨都清洁的院子，里面的肥料堆很齐整，仿佛曾经过小绳的规划。

“日安，副安老爹！”从大路上约翰的有些浮动的声音喊道。

老头子低着头坐在院子里，两膝中间放一根手杖。

然后随着第二声招呼，他抬起头来，终于认出说话的人。

“啊！是您，伍长，怎么，您走过这里吗？”

他那么自然地招待他，没有表示任何怨恨，年轻人走进去。但是他最初不敢和他谈到他想谈的事情，一想到这样叙述他翻倒佛兰佐史和她发生关系的全部经过，他的勇气一点点消失了。他们只谈晴朗的天气，葡萄因而受益的一些闲话。再有八天的好太阳，葡萄酒将是甘美的。随后，年轻人愿意向他表示可亲的态度。

“您是一个真正的资本家，当地没有一个地主，像您这么幸福！”

“是的，的确是这样。”

“啊！人们如果拥有像您所有的几个孩子，真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人们即使走过许多地方，也找不到更好的！”

“是的，是的……不过您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困难。”

他的表情变得更阴沉。自从他住到黛勒梅夫妇家里以后，仆多不再付他的年金，说他不愿意让他的姊妹去享用他的金钱。耶稣·基督从来不给一点儿小钱，

而黛勒梅既然赡养他的岳父，要他在自己家里吃饭和睡觉，同时停止一切缴纳。但是老头子所苦恼的，并不是缺少零用的钱，尤其是他还可以向公证师贝伊雅舒家领取来自他房子卖价的每年一百五十法郎利息，这正好等于每月可以用十二个半法郎。有了这个，他可以用于他的小小享受：每天上午的两个铜子烟草，郎该涅给他喝的一小杯烧酒，马葛龙卖给他的一大杯咖啡。因为凡娜很小气，只在人们病倒的时候，才从她的橱子里取出咖啡和烧酒。

“啊！是的，一切都非常好，”约翰再说，并不知道他刚刺到他的伤口，“一旦住到别人的屋顶底下，就不再像在自己家里。”

“是的，这很对，的确是这样！”副安的愤怒声音重复说。

他站起来，好像为反抗的需要所激动：

“我们去喝一杯……我或者还有请朋友喝一杯的权利吧！”

但是一到门槛上，一种恐慌又来侵扰他。

“扫清您的鞋底，伍长，因为您看，他们对于清洁，总制造大堆故事。”

约翰拙笨地进去，很想在主人们没有回来之前倾

述他的心事。他惊异厨房里的整齐：挂好的铜锅闪烁发光，没有一粒灰尘玷污家具，人们曾借洗濯的力量磨坏方块石地。这是又冷又干净，仿佛没有什么人居住着。靠近火边，煨着一锅昨夜的白菜汤，使它不致冷掉。

“祝您的健康！”老头子拿出一瓶开过的酒和两口子杯子说。

害怕他此刻所做的，或者会引起他女儿的斥责，他喝自己的一杯时，他的手忍不住发抖。他像一个人冒着一切危险再让杯子放下并补充说：

“如果我对您描述凡娜从昨天起，因为我吐痰，已不再理睬我的话！……嗯？吐痰！难道所有人都不吐痰吗？有这需要的时候，我当然要吐……不，不，不时受到这样的嘲笑，这无异要我马上滚蛋！”

他再倒满一杯，因偶然遇见一个他可以与之畅谈的知己朋友，觉得很幸福，他不让他插进一句话，他尽量减轻他心里的忧虑苦闷。这只是细微的倾诉，只是一个老头子因别人不能忍受他的过失，太过要他遵从非他自己所有的种种习惯而大发脾气。但是严重的责骂，或不友善的款待也没有像这些琐事激起他的更多烦恼。老人们是敏锐的，忍不住些微委曲。用太重

声音重述的一句劝告，在他看来，比一记耳光，还更让人难堪。对于这方面，他的女儿，显出过分的敏感，这是她这规矩的和疑心重的农妇的虚荣之一；任何话语，若稍稍有误会，她即感到被伤害，并马上赌气；因此她和她父亲中间的关系，每天都变得更僵。从前分产的时候，她的确显得是友好的，现在却已逐渐吝啬，她的行为甚至可以算是真正的迫害，她总时常跟在老头子背后揩拭、扫除，每天为他所做的和所不做的种种，推撞他、烦扰他。其实，没有什么重大的，这只是逐渐的整个苦刑，他终于受不了，往往一个人躲在各个角落里悲叹低泣。

“应该想到都是自己人，不要太过认真，”听他的每一句诉苦，约翰都这样回答。“只要忍受，人们一定会和好的。”

但是点起一根蜡烛的副安反而更激动，更气愤难平。

“不，不，我已受够了！……啊！如果我早知道这里等待我的是这样的情形，我卖掉我房子的那一天，宁愿死去，不愿意再过现在所过的日子……不过他们若以为我已被他们驯服，他们就想错了。我宁可到大路上去敲石子。”